



■ 妈妈！这门，你真的不开！

感天动地母子情

看姚剧《母亲》

□戴平

第八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原创现代戏曲，屈指可数。浙江余姚市艺术剧院的姚剧《母亲》，好看好听，是一出难得的反映当代生活的好戏。

母爱是人类的永恒主题，又是一个常演常新的主题。姚剧《母亲》的故事，主要情节来自于真实的生活。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剧作家陆军因网上的一则通讯触发灵感，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——

一位年轻而富有的母亲突然发现自己身患癌症，将不久于人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她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儿子。长期娇生惯养的儿

子虽已长大，却不能自立。为了让浪子回头，学会自己养活自己，母亲做出了一个令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：让儿子带上1000元的生活费去上海打工，一年后才能回家相见。儿子历尽艰难困苦，终于站了起来，当他真正懂得如何做人时，母亲已去世。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用近乎残酷绝情、石破天惊的方式，把自己的孩子逼上了一条自强不息的生路。陆军为儿子回家后与母亲在天之灵的对话这场戏中，创作了一大段痛彻心肺的对唱，打动了在场每个观众。

有“平民剧作家”美誉的陆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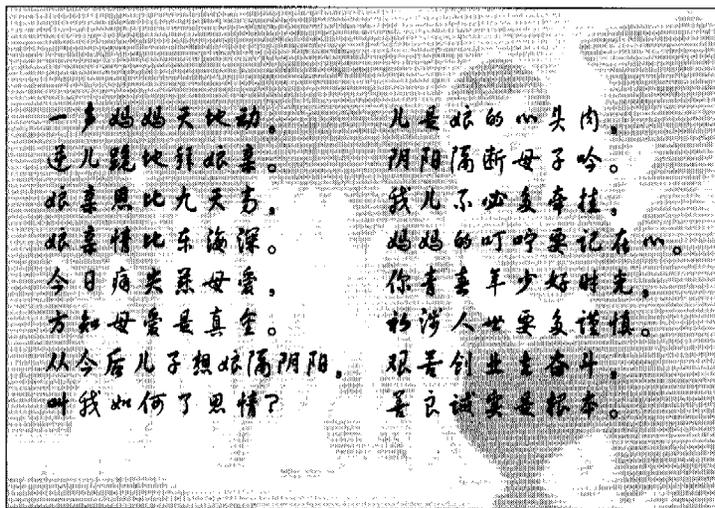
提出，“将溺爱不该溺爱的视为天经地义，将放纵不该放纵的当成长者胸怀”，这使当今的“小皇帝”几乎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自私、最懒散、最不堪一击的“精神软骨症”患者。这是有识之见。作者对此深怀忧虑，他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针对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病症开出一张《母亲》的药方，给予奋力一击，遂成一部警世之作。可喜的是，姚剧《母亲》在众多家长和当代大学生中找到了知音。许多大学生看后说，他们在剧中儿子董军身上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余姚山明水秀、人杰地灵，出

了许多文化名人，此地出产的杨梅也是远近有名的，但我们不能忘记余姚还有个姚剧。

姚剧是浙江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，至今已有260年的历史，但它一直根植于民间，是一个擅长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种。《母亲》这出戏，使这个乡土剧种再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力，并在艺术上得到了整体提升。传统戏曲排演现代戏，最难过的一关的是唱腔关。姚剧的唱腔，是以“基本调”为骨干、小调为辅的“板腔体”，近似宁波乡音，又与越调结亲，具有节奏明快流畅、唱词淳朴通俗的地方特色。它的音乐程式不像京昆那么严谨，因而较易注入现代音乐的元素。《母亲》的唱腔，既保持了原汁原味的、笃悠悠的滩簧腔，又和现代人的生活情趣相吻合，张扬了地方戏曲的平民化优势。饰演母亲的柯东琴有好几大段唱，低吟浅唱，哀怨缠绵，抒发胸臆，催人泪下，获得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。导演张平取消了传统姚剧的场次，以歌队作“链子”，或代表时尚青年，或代表邻里群众，或代表民工兄弟，贯通剧情，穿插议论，十分流畅；仍是由歌队组成的“门内门外”、“十字街头”、建筑工地等灵动的场景，也体现出在符合戏曲美学本体特征基础上的革新精神。

《母亲》的主创人员以浓墨重彩，精心打造了“逼子离家”、“拒子进门”、“工棚见子”、“天人永诀”等震撼人心的重场戏，同时运用了充满浓郁乡土气息又颇为时尚的艺术表演手段（如由歌队表演的酒吧狂舞、车水马龙、刷墙舞等）使过场戏既简练又有很强的视觉美感。



舞台布景不随豪华大流，而是采用板块组合结构，画面新颖，适合于中小剧场和乡村舞台演出。该剧创排一年多来，五个演员一台戏，走农村，进校园，已成功地演出了60多场，受到大学生和普通观众的欢迎，殊为难得。

通常认为，戏曲创演现代戏是一件吃力难讨好的事。其实不然。反映当代生活的现代戏只要题材抓

准了，又肯花功夫去编演，是可以做到吃力又讨好的。姚剧《母亲》十易其稿，反复打磨，在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上获得优秀入选剧目和优秀音乐奖等多项荣誉，便是一个极好的说明。《母亲》这个戏不是应景之作，剧中蕴涵的人性复归、母爱亲情都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，相信通过精雕细刻的修改提高，它的美学生命会久远绵长。■



■ 我们是快乐的刷墙工！